随笔

我手写我心

苏连硕

鹦鹉,一种会学人发音的鸟,遂有鹦鹉学舌的成语,比喻人家怎么说,他也跟着怎么说。

平时见到的鹦鹉多数很傻很笨很呆,不会学舌。独一种叫做八哥的,脑子反应快,嘴也利落,学得最酷,很有巧言令色讨人喜欢的一面。当然,话分两头,它只会学舌,不会发自己的声音,太累,倒不如众多不会学舌的鹦鹉和其他的鸟吱吱喳喳叫得本真自由。

我疑八哥最初可能是“巴”加上“鸽”、“鹄”的音的,尤其“巴”字才更贴切其身份本能,“巴儿狗”的“巴”,巴巴结结的巴。后人中某些人犯忌,乃改为它是我心目中的偶像,论起哥们来,干脆利用谐音,八哥吧。如果那谐音之初是“叶”、“耶”,宠爱者叫它“八爷”也未可知。

闲话少说,纳入正题:为文写作者,绝不能做八哥。

人是高级动物,站起来走路了,于自然万象、人间百态投以更多的关注与思考。尤其作家,更是用自己的眼睛看周围世界发生的一切,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最直接最简洁的话是:我手写我心。

这跟八哥正相反。八哥的可悲在于它只会学别人说话,而不会说自己想要说的话。

文最忌随人后。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有何意思。当然学习、模仿、借鉴他人还是需要的。但学习为的是超越。正如读古书,学古人,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取诸家之长,创自己风格。一言以蔽之:读别人的书,写自己的文章。没有兼收并蓄难以成大家,一味模仿永远是小家。可以通融、参照、比较、联系,如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那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无论如何,得“勿忘我”“勿失我”。我的履痕,我的心音,我的日记,我的自白,我的个性,我的肖像,我的印章。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唱“我的太阳”,我的月亮,我的星辰,我的大海,我的人生。

对自己要忠诚。良知责无旁贷。不愧对自己的良知与手中的那只属于自己的沉甸甸的笔。

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文学之美在于抒真情。真、善、美,真为首。没有真,善、美安在?当然,真话、真情,也有待沉淀、检验。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公式化、概念化、口号式,到什么时候,也不足取。卒章显志、穿靴戴帽、观点加例子,连篇累牍地“旁征博引”,自然主义地联系实际……都难能有自己的声音。千人一面,千部一腔,之所以可悲,在于失去了自我。

不要轻易地舍弃自我,否定自我,丢掉自我。自己的看似很平常平淡,但因为是自己的亲见亲历亲闻真思真悟真情,在别人眼里,也许是更新鲜更宝贵的。

读自己乐意读的书,说自己想要说的话,抒自己内心不吐不快的真情,多好。

哲人云:愈是民族的,也便愈是世界的。本作者说:愈是自己的,也便愈是民族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拘一格,千姿百态,万紫千红,大江东去,小桥流水,天飞大雁,地舞蝴蝶,长号架子鼓,短笛电吉他,美声民族通俗,各显神通,各呈风韵。

坚持用自己的炉灶、勺铲,烹炒自己特色的菜肴。

如果欲写作,决不做八哥。而只有是自己的,才有资格说:风景这边独好。

山中小屋(油画) 林晴生

散文

十二月

王 菲

岁月流逝,倏忽之间就到了岁末。冬天拉开了序幕——十二月到了。

天气变得寒冷起来,所有生命的生长都放慢了速度。十二月看起来是那么萧索,树木的叶子枯萎败落,花草早已收起了笑靥,天空也常常变得灰蒙蒙的。但如果下雪的话,十二月给人的感觉就不再像它的温度那样冷酷了。飘飘洒洒的雪花美丽晶莹,带给人无数美妙的幻想。大人孩子都可以在雪地里打滚儿、堆雪人、打雪仗、滑雪,甚至在雪地里摔跤等等。因为雪带来的乐趣,十二月在一年中似乎是最具童话色彩的。早上醒来,一拉开窗帘:呀,下雪了!一家人都被喊声吸引到窗边。这雪已经无声无息地下了一夜。放眼看去,楼顶上、地面上、树木的枯枝上、广玉兰宽大厚实的叶片上和停泊着的汽车上都覆盖着厚厚的一层白雪。在诗人眼里,那些个枯树此时仿佛是“玉树琼枝”,又仿佛开了千万树梨花……与收入无关,与升职无关,与孩子的成绩无关,只是下雪了,十二月里的一场大雪,让人人都感到格外欣喜,这是自然赐予所有人的欣喜,最平等的赐予。

寒冷使人心安静下来,不再浮躁,也使人们格外渴望一片温暖之地。许多人家里要么通了暖气,要么点上了炉子,家里温暖如春,与外面的天寒地冻完全两个世界。十二月的黄昏来得早也走得快。透过白腊树干枯稀疏的枝条,你看到了夕阳的一抹余辉。此情此景,引起了你心底的一丝惆怅,但这惆怅还没来得及在你内心蔓延开来,天很快就黑了。所以,在华灯初上时分回到家是许多人最心切的向往——亲情最适宜在十二月里交融。厚厚的棉被、厚厚的衣裳、暖暖的围巾、暖暖的手套,十二月里,我们对身外之物的依赖多了不少。最可爱的是年幼的孩子,本来就胖胖的小身躯再穿着厚厚的棉衣活像个小球球,走不稳摔倒在地也丝毫伤不到皮肉。多情的女孩子即使不善编织,也很容易想到要为心上人织上一条长长的、柔柔的围巾。很难忘从前那些烧炉火的冬天,炉子一边用来取暖,一边用来做饭。中午放上砂锅,里面炖上白菜、肉片、粉条、炸豆腐块儿和海带等等美味,一个个都吃得热乎乎的。而晚饭后,一家人则围坐在炉子旁吃着用炉子的余热烤熟的红薯,或是嗑着瓜子儿闲话家常,那种情景格外温馨。十二月的萧索常常会被衣物和炉火带来的温暖给驱散了。

十二月的黄昏格外短暂,十二月的夜却是深沉而漫长的。一家人闲话散去以后,坐在厚实温暖的被窝里,拿一本心爱的书来读至深夜,只有那一盏台灯是不知疲倦的伙伴。如果突然意识到外面十二月的寒冷和黑暗正在向深处蔓延,那此时此刻的温暖、明亮和读书带来的愉悦更会让人倍感珍惜。在十二月无边的冷的黑夜里,那些肮脏的只会在温热的泥淖里苟且生存的苍蝇、蚊子、细菌和病毒之类会慢慢死去,但许多坚强的、健康的生命则在十二月里蛰伏着,蓄积着生命的动力,默默地等待着来年春天,给大地带来新的生机。

天冷了,下雪了,都不怕。这样才是冷得够劲儿、冷得干净的十二月呢!

文苑撷英

《红楼梦》为什么少一首判词

张 佳

《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判词,分别对每个人的命运进行了隐晦的暗示,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十二钗的判词并非十二首,而只有十一首。为什么会少了一首呢?

原来,曹雪芹是将林黛玉与薛宝钗两个人放在一首判词中。原诗为:“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诗的第一句和第四句是写宝钗的,而第二句和第三句是写黛玉的。笔者认为:曹雪芹之所以将钗黛二人的判词合为一首,绝非疏忽,而是作者有意为之。其原因可能有三个:一:钗黛两人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的,两人共属一个判词,可以增强这种感觉。二:钗黛两人的性格和命运迥然不同,放在一起可以形成强烈的对比。三:在十二钗中,唯独钗黛两人是情敌关系,将两人放在一首判词中,可以使故事情节更富有戏剧性。

新书架

《嘿,我知道你》

曹 锦

这是一本家教小说,主要针对6至16岁孩子的教育问题,通过故事给人以全新的教育体验过程。

作者兰海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硕士学位后,回国创办教育机构,致力于用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培养我们的孩子。《嘿,我知道你》正是她六年多来将教育理念付诸实践过程的总结。

新留守儿童豪豪嘴不饶人爱动拳头、动乱环境中受伤的海希不知如何遵守学校规则、初中女孩静静早恋成绩下降、博识多才的向真不知怎么表达自己才能被人接纳、叛逆女孩晓寒与老师严重冲突干脆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强势爸爸无意中总剥夺浩浩的决定权、儒雅父母好心操笔为开修作文比赛作弊、全职妈妈高压下过度监督让孩子在家失语、教授爸爸不留心却让林业一再失去成长机会、善良妈妈无奈中错送晓寒进了精神病院、虚荣妈妈为自身光环硬强迫孩子跳级……

如何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如何给孩子提供真正良好的帮助和引导方面,父母将从本书中得到很多启发和帮助。

面对苍茫(摄影) 李 青

多彩眼睛

非常遗憾

许 锋

有一个学生来找我,我不认识他,但他的舅舅我认识,他舅舅专门打电话,请我关照他的外甥。

他的外甥还有一年就毕业了,也就是说,他已经读了几年大学,但一个严峻的问题是,他接到了教务处的通知,让他马上办理退学手续。退学的原因很简单,一没打架,二没偷盗,但“挂”了课。去年此时,“挂”了8门,达到学校规定的“临界点”,教务处通知他办理退学手续,他向学校申诉,结果成功了;在签订保证书时,有这样一条,毕业前不再增加“挂”课的数量。

为什么有8门课“挂”了呢?不是他脑子笨,也不是老师没好好教,是他太爱玩游戏了。成天玩,不分昼夜地玩,痴迷或者沉醉。老师劝过,同学提醒过,但他置若罔闻。他可能没想过,为了供他读大学,他的父母要负担十几万元的学费、生活费——这一代孩子更多在乎的是自己。

之后,他玩游戏的时间确实减少了,也曾好好学习,但是却又有了旷课的记录。我就问他,你有事可以向老师请假,为什么要旷课呢?他不语。旷课导致他又有一门功课不及格,这样总数就有9门了,远远超出了教务处的规定。

真的非常遗憾。

不要说他的大学学籍是考来的,不要说他已经耗费了宝贵的青春时光,不要说这个事件对他一生的影响,不要说他的父母将是多么失望和悲观——一切都不要说,结果只有一个,他必须要背起行囊,离开大学校园。

遗憾有时可以挽回和弥补。但不是所有的遗憾都有挽回和弥补的机会。有的人,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有的事,历经沧桑,抱憾依旧;有的情,蓦然回首,灯火阑珊,物是人非;有的机会,稍纵即逝,下一次甚至与之背道而驰;有的结局,纵是你跪苍天,拜大地,也无法改变。

真的,人生在世,要避免“非常遗憾”。遗憾何尝不是磨难?一次次的遗憾就是一次次的磨难。不要抵达“非常”的彼岸,那里没有鲜花,没有青草,没有小溪,没有鸟语,那里是绝望的峡谷,是凶险的山涧,是惊悚的黑洞,是玄幻的世界,你根本就不可能扭转、翻越、攀援、浮游。

当医生告诉你,他尽了全力,但“非常遗憾”时,你已经失去了亲人;当老板告诉你,虽然他很舍不得,但“非常遗憾”时,你已经被辞退了;当一方告诉你,你很优秀,但“非常遗憾”时,你已经没有了爱情;当生活告诉你,你很执著,但“非常遗憾”时,你已经成了弃儿;当老师告诉你,你很努力,但“非常遗憾”时,你已经落了榜。

人生,少一次“非常遗憾”,就多一次温馨和谐。

郑州古代成语故事

操刀伤锦

李济通

操刀伤锦,出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子于郑国,栋也。栋折榱崩,侨将厌焉,敢不尽言?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

春秋时期,郑相子产和大夫子皮,不仅同为郑国重臣,且是推心置腹的朋友。有一次,子皮想让自己的亲信尹何做封地的宰邑,就去征求子产的意见。子产说:“他太年轻,不知道能否胜任。”子皮解释说:“他为人忠厚,我喜欢他,他也不会背叛我。如让他到封地去学习,他会学会如何治理封邑的。”子产说:“这样做不行。因一个人爱另一个人,总要考虑那个人的利益。现在你派自己喜欢的人去管理政务,就像让一个不会用刀的人去切割东西,难免会伤害到他。这样做谁敢博取你的喜欢呢?你在郑国,乃栋梁之材。栋梁折断,椽子无疑会崩塌,这是我不愿看到的。这是我的心里话。你如有美丽的织锦,是不会让没有技能的人去剪裁的。同理,大的官职,大的城邑,是自身赖以生存的东西,却让人去学习治理,这与美锦相比,不是重要得多吗?我听说只有学习以后,才能参与政务管理,没听说先做官而后学习的。如果这样做了,其害无穷。这就如同打猎,射箭、驾驭熟练,就能猎取到禽兽;如若不会射箭不会驾车,时时害怕有车履人伤之忧,那么他会有时间去考虑获取丰盛的猎物吗?”对于子产的这番言论,子皮佩服之至,说:“好啊!我真乃糊涂呀。我听说君子务要考虑大的和远的事情。而小人则只看重小的和近的事情,我就是这样的小人啊!衣服穿在我的身上,我知道爱惜它、慎重对待它。然而对于重要的官职和自己的封邑,这是自己的庇身所在,我却疏忽大意而轻视它,在没有听取你的意见以前,我不知道这个道理。我从前说过,你治理郑国,我管好自己的家族就可以了。今天才知道这还不够。”

从此以后,子皮认为子产为人忠诚,勤于政事,就把一切国家事务都交给子产去办。

操刀伤锦,意为用刀切割那些带有美丽花纹的丝织品,难免使其遭到损坏。后来用作形容才力薄弱,难以担当重任。

苏南说,虽说是一次灾难,但灾难制造的不仅仅都是痛苦,这场灾难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也是一次你在感情上,零距离接近市里领导的突破口,真实的生死能换来真实交情。你在东升的路还刚刚起步,今后工作中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这很重要。常言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你往市里多走一步,我们中直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摩擦就会少一些。

说实话,在坍塌事件上,温朴没有苏南的这份延伸远见,他的目光还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周旋,现在苏南这么一指点,他的眼光刷一下伸远了,心里对苏南充满感激之情。

通话结束后,温朴琢磨着怎么找袁坤。

温朴想到了北京赢巢演艺公司的高秀头,于是就调出了她的手机号。

刚一连上线,高秀头就道喜,哎呀温局长,我正想什么时候给你发个贺喜短信呢,恭喜你高升温局长!

温朴心里就有谱了,有关自己的信息,肯定是袁坤透露给这个女人的。

温朴谦虚了几句说,苏部长找袁局长有事,手机联系不上,秀姐你要是见到袁局长,请帮忙转告一下,回头我去赢巢看你。

高秀头说,好好好,温局长,见到袁局长我一定转告。什么时候回北京就过来,我给你接风洗尘,好好庆祝一下。

温朴打算后天召开一次全局科处级干部电话会议,就当前局势及安全生产等事宜作一次动员讲话。会议议题确定后,温朴把主管安全的副局长,以及原一局二局几个相关部门的领导请到了他办公室,先搞个民主务虚会,听听大家对这个电话会议还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是想法。

务虚会刚开始,温朴的一句话说到半截,就接到了袁坤打来的电话,说是他正在返回的高速公路上。温朴扫了一眼大家,觉得当着这么多人跟袁坤说话不方便,就进了办公室的小套间。

他问袁坤知不知道东升都发生了什么,袁坤沉吟了一会儿,说他一清二楚,温朴说苏部长找你都找上火了。

袁坤问,温常局,苏部长在医院吧?

温朴一听他这么叫,也不知怎么的就来了气,没好气地给了袁坤一句,你少跟我扯蛋——

袁坤道,好好好,我不扯你蛋,咱自己有蛋,咱扯自己的蛋行了吧?我这是先跟你通个气老弟,下来我就直接去医院了。

温朴说,那等你见过苏部长,再跟我联系。

袁坤道,好好。问你一下老弟,我要走的事,你跟苏部长提过没有?

温朴说,提过。

袁坤道,好好,那我心里就有数了,你先忙吧。

半小时之后,袁坤出现在职工医院,由龚琨陪着去看李汉一。

李汉一现在仍处在深度昏迷中,不能探视,袁坤只得把一个超大花篮摆放在重症监护室门口,然后象征性地站了一会儿,对龚琨说声谢谢,就急冲冲去了203病房。

袁坤走进203病房的一刹那,眼神不由得抖动了一下,目光嘭一下散碎在了苏南消瘦的脸上。他想这才几天没见老领导啊,老领导怎么会衰老成了这样?稀发干苍苍地搭在头皮上,几条抬头纹像是为了夸张人生阅历而修饰出来的,眼睑乌青不说还皱出了明显的条条横横,下巴上残着白花花的短胡子茬儿。尤其是苏南左脸颊上的那道划痕,一下子让袁坤幻想到了那场坍塌灾难,心里腾地翻了一个个儿,身上的血忽一下往上涌,顶到了他的大脑。

苏部长——袁坤哽涩地叫了一声。

苏南掐着腰,直视着袁坤道,虚惊一场。坐吧,袁局长。

苏部长……袁坤的嗓子眼还是不通畅。

苏南问,去看过汉一了?

袁坤坐下道,看过了。

苏南点点头,望着房顶叹口气。袁坤的喘息声也挺重。

从北京回来?苏南问,知道我找你干什么吗?

袁坤一本正经地说,谈话,苏部长。

苏南一笑道,谈工作。

袁坤掏出烟,看了看又揣回去了。

苏南说,抽吧,也给我一支尝尝。

15

连载

票儿尽管喜欢牛春丽,却仍旧不买牛桂花的账。那一天,牛桂花下山进城,票儿陪着她到各铺子里去看,看得累了,牛桂花就坐在一家铺子里喝茶。她笑嘻嘻地问票儿:“票儿啊,我给你娶得媳妇儿怎么样啊?”

票儿呷了一口茶,呵呵地笑了:“夫人啊,不就是个媳妇嘛!还能怎么样到哪儿呢?”

牛桂花听着话音儿不对,就有些恼了,瞪着票儿,哼了一声:“我说票儿啊,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那可是我的一片心意啊。春丽配不上你吗?”

票儿口气淡漠地说:“夫人啊,什么心意不心意的么!也别说配上配不上的话么!票儿我心里明白呢。”

牛桂花的脸色就挂下来了,阴着声调儿再问一句:“票儿啊,你是该叫夫人呢?还是叫我娘呢?还是随着春丽叫我姑姑呢?”

票儿说:“夫人啊,你喜欢我叫你什么呢?你就直话告诉我,我就叫你什么。”

牛桂花冷冷地笑了一声:“票儿啊,你可真听话啊。”

票儿意味深长地笑了,口气却依旧淡泊地说道:“夫人啊,你说,票儿敢不听话吗?”

牛桂花便恨上了票儿,顾不得牛春丽已经夹在了其中,就暗暗对票儿起了杀心。

《易县志、匪患卷》上讲,赵振江天生就是一个六亲不认的性格。他当了土匪之后,全然不顾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人情世故原则,他在两年之间,竟然把易县境内,凡是有些家产的富户,全部绑票勒索了一回乃至两回。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易县城中几个稍稍有些名声的富户,竟然在一年之间,被赵振江绑架了十余次之多。如此竭泽而渔天怒人怨的疯狂绑票,让易县周边的百姓谈虎色变。

为了自家利益,张才明决定派人劝劝赵振江。

聂双会

牛桂花这个女人委实有些心计呀!牛桂花虽然是一个戏子出身,没有读过书,但是她演过戏啊,她装了一肚子的戏文呢,她总能把戏文里的一些手段,生搬硬套到现实生活中来穿凿附会。

张才明采纳了牛桂花的建议,即派人进城,把票儿喊上山来。父子二人见面,先嘻嘻哈哈扯了几句天气冷暖、身体胖瘦之类的闲话,张才明就讲了让票儿去赵振江那里谈判的事儿。票儿听罢,眉头没有皱一下,当下就满口答应下来。

张才明问:“那你……怎么去呢?”

票儿笑道:“爹啊,我只身一人去找他说话,一个弟兄也不带,枪也不带。他赵振江便不会起疑心了。”

张才明听得惊异了一下,立时竖指夸赞:“好啊!票儿啊,好胆量!你不愧是我张才明的儿子啊!”

张才明当下就吩咐下去,山寨里摆下宴席,给票儿饯行。

张才明哪儿知道呢,票儿前脚刚刚出了天马山寨,牛桂花后脚就命令聂双会带领着百十号人,去偷袭赵振江的寨子。江湖上都知道赵振江是个从不吃亏的脾气,牛桂花料定,聂双会偷袭赵振江,赵振江就会气得暴跳如雷。如此一来,就真等于把票儿像一只羔羊,送进了赵振江的虎口,赵振江就会一怒之下杀掉票儿。

票儿上绊马山

赵振江见过几次票儿,为保定城内店铺的生意,他跟票儿打过几次交道。张才明怎么把票儿派来了?而且还是只身一人,连枪也没带。张才明的这个干儿子果然是有些胆量啊。

赵振江在山寨里摆下一桌丰盛的酒席,给票儿接风,还让师爷岳成久末座叨陪。

三杯酒下肚,赵振江开口问了:“少当家的,此次来赵某这里干什么啊?你总不会一时心血来潮,就为找我老赵来喝酒的吧?嗯?”

票儿也收了笑:“正事儿也有,我爹派我来,是要我跟赵寨主谈谈地盘的事儿。保定城内的店铺的事儿,也捎带着说说。”

赵振江立时横下脸来:“地盘上事儿,扯了多少年的皮了,是你们天马山太贪心了嘛。店铺的事儿,我也与你爹争执很久了。分明是你们抢生意嘛!怎么说说?就是说说,也应该你爹过来说说,我跟你说不着!你别说我小看你,这是江湖上的规矩。你来谈,算什么?两家不对等么。驴头对不上马嘴么!”

票儿点头:“赵寨主,你说得对,就好比说,你不能派岳师爷去找我爹谈地盘,也是不对等的。”

6